



經釋篇卷之六

新會梁斗輝忠璇父著

樵李郭紹儀汾仲父

井研雷起龍于田父

麻城劉孔源事可父仝較

論語總論

吾夫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而其日與群弟子講論至言
尤見於論語論語有齊魯之異魯論二十篇夏侯勝蕭望
之常賢及子玄成傳之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二篇

其二十篇章句亦頗多於魯論王卿庸生王吉皆以教授
魯共王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與魯論不異惟
分堯曰下章子張問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安昌
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號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
氏章句出焉古論惟孔安國訓解世不傳後馬融亦爲訓
說鄭玄益以齊古爲之註陳群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及
何晏始總諸家考証得失頗有所改易名曰集解至晦菴
說行而諸家束閣彼法言中說又可勿問矣

蓋嘗論之自羲畫禹疇中更勛華下迄商周道統之傳何
彪臚而炳列也大都繼天立極號至顯懿易首乾書欽天
詩敬天周禮始天官非以天統元氣甄陶陰陽大一統爲
其貞耶故曰經學者王教之統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
成上治之法也周室既東王綱解紐然貞元之氣旣漓復
聚駿發于泗濱吾夫子實應運篤生其間定世符爲斯道
宗主時從者三千子多馮翼肅肅雍雍相與講求至道卽
古栢皇朱襄夔龍稷契伊萊周召之屬揖讓一堂豈有多
焉顧道隱於環轍感生於獲麟教徇於木鐸不王而素不
相而師遂以爲千古秘傳非已莫身也因嘆曰文王旣沒

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又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未嘗一日不以天自處矣於是紀天以人而幽贊翼作以述而庚衍春秋繫王於天明一統也論語代天言稱畏天可爲典要洋洋乎備六籍之奧矣余嘗反覆細繹見其訓學易雅言詩書執禮弟子耳而目之遵軌度使人不倦又如時習言學克復言仁大易行健之教也夏時爲邦告朔存禮堯典授時之法也哀樂準乎關雎脩齊率乎二南詩以理性情也文質協于時威恭調于適禮以謹節文也彼子西而惠僑人仲春秋尊中國外夷狄之旨也清

文子而請討陳恒春秋誅亂賊之旨也孝弟先乎文學卽孝經不離于此矣學詩資乎多識卽爾雅不慤於此矣性體原其相近卽孟子道性善皆統宗於此矣然此猶其顯者也試舉二十篇旨趣而優游潛玩則周流六虛變動不拘負神方知易貢之妙神符畫前按之彌廣測之彌深典謨訓誥誓命之詞默契言表其爲言也巽而易入和順而中節嚴而不輕假借辨而有體其詩之溫柔敦厚禮樂之齊莊中正廣博易良春秋之屬辭比事者乎遠紹帝王周公下開顏魯思孟蓋其天縱神聖以師道兼君相之道者

也故高之者等於日月觀之者賢於堯舜有以也夫有以也夫非至聖孰能當此者乎孟子曰孔子集群聖之大成余亦曰論語集經學之大成

學論

嘗聞之雖有良玉弗琢弗知其璞也雖有甘食弗嗜弗知其味也雖有美質弗學弗成其美也又曰倦立而思遠不如疾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獨學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大昊觀天地而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學乎語出徐幹堯舜以前無學之名有其實精一執中帝者學也爲王者師夏商以後有學之實併其名日新執競緝熙遜志王者學也行帝者傳然好學莫如孔子論學

經籍篇 卷之六
萃於孔門語首時習而其自命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自是而立不惑知命耳順從心不踰矩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食不知老之將至抑何勤勤懃懃唯日不足也嘗及覆潛玩而知聖學始終一時習矣學者闡於大較轍以性焉安焉之謂聖無所事學其以學名者毋亦鳴謙以教天下不知聖人之學乃聖之所以爲聖孔子聖之時者也故以時習言學如堯舜得天地之中氣故以執中稱聖惟時習乃時中時中則中不期執而自執矣故曰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六籍者群

聖相因之書也吾夫子刪述六經故因而不因不因而因惟因而不因故執而不執不因而因故不執而執中之所以妙于時也則習之所以隨乎時也余嘗爲之著論曰堯舜在上爲唐虞也而不能使唐虞之後無春秋孔子在春秋爲萬世也而能使萬世之後有唐虞揆厥所繇則一自時習中來矣時習之心其兢兢兢兢舜業業之心乎顧時習亦未易言也理在天下大者徹瀟茫細者入無間天地非大萬物非奢徃古來今非久總在吾橐籥中若旦暮然測之莫倪其端窮之莫要其止消之息之與時宜之無習而

無不習若習若不知所以習手舞足蹈直從性上起真機
宇宙之時且不自用而爲我用洒然自得有非言語所能
名象者故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時行物自生
時習理自生生則鳥可已也聖心即天心也當斯時也元
會運世通爲一瞬日與三千七千子優游杏壇并疏水以
自老等富貴如浮雲何時非悅何時非樂安問人知不知
哉燕居而申申天天居鄉而恂恂在宗廟朝廷而便便惟
謹與大夫言而侃侃閭閻君在而踧踖與與使擯有容執
圭有容入公門有容又焉徃而非時習也先進之從不違

時也斟酌四代不膠時也暮月而可三年而成與時俱顯
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與時俱晦也即小而雌
雉之翔集物之時與心契也聖人一心渾然天理隨處發
見時乎時乎其聖心之以神運乎學聖者不得聖人之時
則有泥而不通之病此與耳食角聽何異求聖人之時者
而不求聖人時習之心是亦女史誦詩內豎傳令連年索
月竟無當于大道也噫求之畫諉于力也而非悅于心予
之晝寢揚詡其言也而不副其行賜之願息則未聞性天
時也由之達犀革又何如銛而羽鏃而厲之爲工也三千

徒駁矣獨薦顏氏子爲好學曾子之三省庶幾釋時之義
故得其宗抑又有說焉惟學乘時時者道之因也惟道集
虛虛者又時之因也不虛則局其鑰矣夫子惟不自聖故
聖聖

忠孝論

余讀易至風火家人之象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思深哉及
臯陶矢謨稱天叙詩人作歌興秩猷周官五典春秋謹微
何無異辭也嘻人倫要矣然倫先君父故曰天下有大戒
忠始基孝故曰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古之神
聖靡不兢兢于斯舜文最著者底豫底績止敬止孝何皇
皇也周室既衰苑柳嗟咨甚悼小弁噴口何辜實惟春秋
伊始日寢凌夷河陽之召城穎之誓已爲千古羞迺甚焉
者鍾巫忍絕于菟裘許止恩乖於嘗藥拊楹釁兆于棠姜

城鉏義斷于問弓則君父不能得之於臣子商任會而樂
氏銅蒲屈城而群公子逐錫鏤賜而子胥死婁潛謠而蒯
賁亡則臣子又不能得之於君父聖人防其漸嚴其戒厚
其責於臣子所以維忠孝之軌也然春秋直書其事論語
深明其旨首曰弟子入則孝非入而後思孝也孩提知能
之良養之於蚤一入而孝自觸耳玩大文一則字極
妙博士家發未透如必
入而後求所爲孝則行役遠矣何以有鵠羽陟岵故夫子
他日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夫遠遊且不忘親安問
出入乎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忠固以報禮原非因

禮而後忠也君臣各欲自盡所以交而成泰臣陰道也義
當承陽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如必因禮而後思忠
則桀辛至抗暴矣何以有龍逢比干因近博士家講君使
臣二句俱重君上故
此故夫子他日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之不行徒以虛
縻禮貌如忠何嗟夫余獨怪夫處常之臣子易處變之臣
子難難而持之以信守之以順顧存乎其人耳克家幹蠱
安往非孝晉康侯之錫明夷箕子之貞安往非忠惟其不
可解故不擇地而安之惟其無所逃故不擇事而安之古
之忠臣孝子夫豈乏人然而獨稱舜文以舜之孝難於文

文之忠難于舜一以獲獲齋粟之心出之爲穆穆實門之
績一以天王聖明之想增其問豎視膳之懷聖門孝行豈
止一閔子而曰孝哉閔子騫夫亦謂蘆絮單寒視感三足
之鳥負百里之米更難耳春秋忠良雖遠不逮古然公孫
僑寧俞豈遽稱空谷足音而夫子云其事上也敬其愚不
可及也若不勝揄揚者何蓋自簡定不兢政更七穆公室
卑公族強子產獨能持之以正元咺構難衛君見執武子
賂醫薄醪橐饘盟濮間關重繭脫君於危是爲難耳夫惟
難而貞之以易則難者易天下事無難矣噫夫子曰所求
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孟子曰獨
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達惟有求達之心而
勉之以未能之念則幾矣

仁論

茫茫造化二儀判焉吾人混然中處仁府其中則仁者貫
三才一之矣易首乾元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
體仁足以長人而剝復夬姤深致意焉剝曰六三剝之無
咎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中行獨復夬之象曰中
行元咎中未光也姤之彖曰姤之時義大矣哉此其於理
欲消長之幾詳哉其言之矣而書之危微精一尤足喚人
心而使之醒吾夫子繼憲犧堯舜之統其論仁最悉誠巧
今歛仁於內也語安利貞仁於一也慎去處棲仁於澹也

好惡豈爲絕德要之用力以啓其肩博濟見謂馳騫要之
取譬以指其途至語顏淵以克復而仲弓則曰敬恕語顏
淵以由己而子貢則曰事賢友仁語歸仁語無怨而樊遲
則曰先難後獲牛以訥言張以五者何異旨也朱子曰克
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攷之易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曰安貞之
吉應地無疆曰地勢順君子以厚德載物蓋乾爲天天道
剛顏子至明至健端而虛勉而一虛符太虛一符太一與
天道合天道無所不包惟克已則忘已故通天下爲一已

猶乾之包乎坤也故曰乾道夫子贊易於復曰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復乾之始也復則茁而軋軋長矣坤爲地地
道順仲弓在貧如容使其臣如借不遷恕不深恕不錄舊
罪寬洪簡重與地道合地道順天而行敬恕順事而施猶
坤之順乎乾也故曰坤道其自言曰居敬行簡凝於德矣
顏子深潛純粹三月不違諸子則日月至焉若槩顏子以
輔仁天下安有心齋如顏子者故惟以聖人爲依歸而獨
証默識其天真若虛若愚淵乎其受道焉所謂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發者也豈籍人力哉若子貢則不然嘗倦于學

矣而願息夫子歷箴焉曰望其壙宰如也視其封填如也
察其從隕如也所以息也明學之不可息也且曰賜也悅
與不若已者處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
慎其所與處者明學之不可滿也故由已訓回非局已也
欲其以已而包乎人也師友迪賜非恃人也欲其因人以
益乎已也總之不離于已耳顏子乾道仲弓坤道子貢其
人道乎人而坤坤而乾矣性道之聞倘亦有得于天哉仁
者以宇宙民物爲一體精神血脉罔不流貫所謂歸仁者
卽八荒其我闡者也然歸仁而曰天下無怨止於邦家則

所造有淺深所得自有廣狹未可同年語矣樊遲粗鄙近
利安可遽語以此後獲之訓以規其失焉若訥言則非禮
勿言之一察也居處恭敬執事敬與人忠卽非禮勿動之一
端也恭寬信敏惠卽克復敬恕之各一其事也豈異旨哉
大抵仁本同原理有互見工夫在已切劘由人拓此邦家
之無怨固歸仁之境也熟此五者之能行亦歸仁之階也
至於愛人仁也達于用矣欲仁得仁仁也暨于政矣聖人
教人因材造就其要在使人認本體謹幾微粹涵養本體
認則意見不差於入門幾微謹則人欲不乘其滲漏涵養

粹則舉念悉協于天則夫然後終食可終身可造次顛沛
奚適不可夫惟約樂之交迺仁人鍊性之地至曰不容何
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嗚呼仁至矣徵顏氏子吾誰與歸

政論

史稱羲皇結繩陶唐畫象所從來遠矣易之屯曰雲雷屯
君子以經綸泰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以左右民蠱曰上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此
皆言有國家者法天時脩人事治已治人參造化盛衰之
運也舜齊七政明王者奉若天道法天行也禹脩六府三
事重養民也伊尹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周公立政矢謨
告嗣天子王意念深矣周衰失政君弱臣不綱吾夫子志
抱安懷之魯之齊之衛老于行然其與列國君臣講論靡

非明王道之統寫東周之懷昔者武王克商樹友邦冢君以藩屏周同姓長魯異姓伯齊無逸之陳丹書之訓俱爲周家一代命脉然二國之政一則尊賢親親一則尊賢尚功何其異也迨其後也魯以禮齊以詐魯以弱齊以強又何舛也夫子於魯數數然矣曰吾其東周曰一變至道至觀於祀宋傷夏商無徵曰舍魯何適重之矣齊以太公之聖建國本以桓公之賢修善政爲諸侯會盟主孔子贊管仲曰微仲吾其被髮左衽獨譏其器小然召陵責楚猶知尊周焉夫子注意於魯亦未嘗絕意於齊也故論魯政則

曰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告康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夫自務人失謀昭遂陽州意如制命定入壞墮此其於孝友何如者且政在季氏四世矣隱民皆取食焉歌雍舞佾王章謂何爰及康子益以恣行無忌南孺子之子嫡也季孫斯遺言圍臣正常載以朝則或殺之其不正孰甚焉夫子箴魯夫欲其正綱常明分位還之周公之舊也崔慶既威田氏筦齊景公庸奢牽情於

孺子牛

齊景公卒陳乞使召公子陽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即茶景公嘗御繩爲牛使茶牽之茶頓地遂折景公之齒言先君鍾愛孺子今背之也

而不知闖然陽生

語見公羊

已伏其胎夫子觀政於齊覘知其弗克終故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欲使之改弦易轍而還敬勝義勝於太公也蓋惟周禮在魯故寄其夢寐之想惟齊猶知尊周故異其與魯而偕之大道魯齊而下其衛乎軌以正名加以富教何津津也衛康叔之胤也保釐作新有家法焉文公中興猶務材訓農教勸學感之役子實兵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駕言王父名之不正弊且民無所措手足安問富教乎夫子欲滌衛民以豈弟灌衛民以典常得不以正名爲先也武王康叔遺化或庶幾一振耳之三國者正

聖人所倦倦屬望者也柰何魯衛之兄弟猶故也齊之急功利喜夸詐無能改於其德也則歸而與門弟子論次爲萬世規是故敬信節愛標其要領政刑德禮述其淺深益先勞以無倦足兵食而孚信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崇大體也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正邦典也居無倦行以忠王道本於誠意也無欲速無見小利謨謀斬遠且大也而以堯舜湯武終焉要之於寬信敏公加之以尊美屏惡若曰東周之願雖不得少伸於今日而老安少懷之志或者其天不以此一時限我也而可試於來禩子至於九

經訓哀而益信夫子不忘魯矣抑不惟是也夫子又嘗告
哀公曰政莫大乎使民富且壽公曰爲之柰何對曰省力
役薄賦歛則民富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
夫子之言然吾國貧不能及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噫至言哉至言哉

經釋篇卷之七

新會梁斗輝忠璇父著

樵李郭紹儀汾仲父

井研雷起龍于田父

麻城劉孔源事可父全較

孝經總論

孝經者孔子爲魯參陳孝道也

傳注序註疏又云非爲魯參所說乃假立魯子爲請

益問荅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魯子愚謂既有魯子問則爲魯子而發明矣

孔子云欲觀

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

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為表裏矣秦楚後為河間人顏
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
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明帝時
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章句自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
之者凡百家至唐初雖備存祕府而簡帙多所殘缺惟孔
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
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而司馬堅斥其鄙俚不經鄭玄
主今文陸澄譏之劉子玄辨其十謬七惑古文孝經與古
文尚書同出與
今文大較相似只多閨門一章又有衍出三章併前後為
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隋王邵于京師訪得孔傳劉

炫因序其得失講明之議者以閨門章為鄙俗多相排毀
○今文即顏芝所出者鄭氏註與玄所註餘書不同世儒
多疑其餘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唐明皇特舉六家
之

異同韋昭王肅虞翻會五經旨趣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
劉邵劉炫陸澄

其義理允當者分註錯經五代兵爭其書久逸宋咸平中
日本僧以此書獻即鄭所註今文又云新羅所獻司馬光又取古

文為指解至晦翁始有刊誤之書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
以前為經後為傳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
為六七又增子曰字及詩書之文以雜之乃合為一章剛
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

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以順則逆以下凡九十二字餘從古文于是始有所準的矣國朝曹端有孝經述解實爲理學之冠云

蓋嘗論之有孝者有孝孝者孝者何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是孝也孝孝者何則心是也人知保身之爲孝而不知存心爲孝之本人知顯親之爲孝而不知完吾心卽完吾親之心顯莫顯於此矣夫父母生我豈徒以形骸我形骸其外郭神明其中局也一掬葆和百體俱順推

之六合無不順所以順吾親也孝子之事親也兢兢業業惟以奉持其心而一軌于大道若曰虧吾心卽虧吾體虧吾體卽虧吾親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能爲天之肖子則能爲親之肖子天地者吾之大父母也始以嚴天之心嚴親既又以事親之心事天而繼志述事無忝匪懈恒必由之卽移忠順於君長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豈有外焉然庸德庸行無他竒也知化窮神存養不愧人自域也聖其合德賢其秀也舜大孝而夫子爲萬世

人文止孝而夫子為萬世止武周達孝而夫子為萬世一
 武周矣曾子一聞其教遂洒然若有以融其真孝者以為
 事心之外更無事親也一日三省何惓惓也且也悒悒勿
 勿戰戰而守之而夙絕其熾熾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及
持以行旦旦就業夕而自
 省思以歿其身君子博學而約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
 先人言必後人故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故有名事無求
 數有成不絕小不殄微行自微也不微人故終身守此勿
 勿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誥嗜慾思耻忿怒思患終身守
 此戰戰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故君子夙絕之其貌恭其德敬其言於人也無不
 信其橋大人也常以浩浩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
 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厚也參也中是四德矣其自言曰

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烹飪糲香嘗而薦之非孝
 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
 為難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
 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故君子一舉足而
 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
 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
 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
 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故孝置之而塞乎天地
 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若曾子者真可謂

孝孝者矣後世董仲舒漢醇儒也而繁露一篇對獻王叙

經義本五行其說虛恢而不可訓

河間獻王問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敢問何謂天經對曰天有五行播於四時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為春春主生火為夏夏主長土季夏主養秋金主收冬水主藏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父諸所為子奉承而續行之如父之意天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此謂天經王曰善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義對曰地出雲為雨地氣為風風雨地之為也地不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若從天降然故勤勞若在地功一歸于天非至義孰能行此土者火之子也土於四時無所命不與火分功名忠臣之義孝子之行五行之最貴者也義不可以加此謂地義王曰善

夫經不越常行義不出常度經無所不貫義無所不且懸諸天地實在人心因心以立愛推愛以廣孝即若曾子可

也抑愚又有說焉孝經與尚書同出孔壁與春秋同係聖

心夫子曰吾行在孝經重之也宜續加表章

經筵用以進講貢舉用以課士使天經地義昭揭萬世是亦尊經一助也或者謂中引春秋傳文疑為後儒所增則穆姜筮辭見于易繫朱子解之已詳又奚疑于孝經乎噫先臣張元禎之疏可覆視也

經解篇卷之八

新會梁斗輝忠璇父著

檇李郭紹儀汾仲父

井研雷起龍于田父

麻城劉孔源事可父全較

孟子總論

韓子曰孟子醇乎醇者也又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故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今讀其書想其巖巖氣象爽然若見其為人者秦燼不滅漢以後盛行趙岐

陸善經各為註說學者宗之

趙分為四十四篇陸合為七篇

音釋則張鎰

丁公著然張氏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稍識指歸偽謬

時有唐孫奭病焉於是質經訓作正義其序云總群聖之

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

既沒戰國初興王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

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于上學者循其踵以

蔽惑于下猶泮水懷山時盡昏墊蘩蕪塞路孰可芟夷惟

孟子挺名世之寸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遵王

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群疑其言精其贍其

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

於此乎夫何宋馮休以軻書時有叛經作剛孟然非自休

始也荀卿嘗非孟矣王文嘗刺孟矣李泰伯鄭厚叔之流

轉相誹譏非不得其門而入則多見其不知量嗟夫以温

公之賢也猶疑孟他又何誅焉尊孟者其余允文乎

允文以温

公作疑孟及李鄭皆有非孟之言故作尊孟辨五卷

自考亭氏註行而七篇與旨與

六籍論語並傳不朽矣

嘗試論之邵子稱孟子善用易蘇子稱孟子深於詩長於

春秋蓋其受學於子思之門人得吾夫子刪述遺旨六經

之道無乎不貫雖不言易其間易道存焉如云性善大極之體也仁義陰陽之分也田里學校裁成輔相之道也仕止久速之宜進退存亡之理也好色之對易之巽也放心之求易之復也其曰治生於亂復次於剝也亂生於治姤次於夫也待王驩而得遯之嚴出晝邑而得豫之介其爲說也切於日用放易之易簡也其爲教也極於知天窮易之精微也養此心於未發之前則先天之易也克此心於已發之後則後天之易也旁而通默而識七篇之中孰非易道之妙故曰子孟子善用易詩之爲教使人歌舞佚樂無

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然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見王政之難孟子深於詩長於春秋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克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察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莫之或見也噫此蘇子之言也微獨蘇子也鄭樵亦謂孟子長於詩故其言與詩合如云百姓聞王鍾鼓之聲音管籥之音車馬羽旄之美其譏之則曰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其美之則

曰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田獵也可群可怨深得詩人美刺之體至其自言則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繼之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夫處士橫議無父無君慘於亂賊所謂私淑者舍春秋何淑焉又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繼之曰吾爲此懼開先聖之道所謂先聖之道又孰有大於春秋耶是明以維仁義距楊墨紹刑書而翊其統然非特於易於詩於春秋已也當其時秦用商鞅而國富兵強楚魏用吳起而戰勝弱敵齊用孫子田

忌之徒天下方驚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獨述堯舜湯武貴王賤霸經之於井地農桑勉之以庠序孝悌辨爲我兼愛以爲生心害政發政害事也務有以防其源而止其波非卽書之道政事者乎年高德刑從學者日益衆行遊列國與諸侯分庭抗禮義在則傳食不爲泰義不在則卻兼金而不受之梁不可則去之齊之齊不可則致臣而歸其進退一軌於禮如此非禮以謹節文者乎至其得孔門弘毅之訓則命氣曰至大至剛得孔門時習溫故之旨則集義曰勿助勿忘孔門論性曰相近而其言性也

則直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孔子論人倫曰孝弟而其言愛敬則本之孩提知能求之行止疾徐推之乎天下仁也而充無欲害人義也而充無受爾汝則所稱欲立欲達比義好義此又其大都也王安石不識孟子至以孟楊配論謂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楊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曰人爲不爲命也孟子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夫以孟子之言性爲正性是矣迺謂楊子兼性之不正者又謂楊之言命爲正命孟子兼命之不正者嗟夫性豈有不正乎楊子之言命何異孔與墨一言也

果正乎孟子所謂非正命人造也非天設也孟與楊並稱

何異孔與墨一言也

經釋篇卷之九

新會梁斗輝忠璇父著

檇李郭紹儀汾仲父

井研雷起龍于田父

麻城劉孔源事可父全較

爾雅總論

爾雅倡於周公而成於子夏所以通訓詁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摘翰者之華苑也

出郭璞爾雅序

時經戰國運歷狹書傳授之徒寢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及漢終軍豹鼠既辯其書始行而爲之註者則有健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脩東晉郭景純沈研鑽極年更二九草凡三易方國之語誣俗之志罔不蒐羅而剟其瑕礫塞其蕭稂草木蟲魚訓詁名物昭然具舉攷古之學彬彬焉學者祖之邢昺作爲註疏案事則宗經傳據理則主景純而是書遂爲經籍中一義矣

蓋嘗論之郭璞稱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然非獨爾雅也書契以前毋論已庖犧氏時河出馬圖背負五十有五之數于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而性情盡於此乾天行坤地勢震洊雷巽隨風水洊至明兩作兼山艮麗澤兌而大象盡於此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鷄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而遠取近取又畢盡於此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天下之物而天下之物咸於此像也故易也者天地鬼神之神與

也有萬形氣之像也窮理盡性至命之總也當是時有龍
瑞而以龍紀官造琴瑟炎帝始執五穀教農嘗百草教醫
軒轅氏順天地之紀以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蛇節
用水火財用正百物之名而命之由是風雨時若人無疵
癘虎豹不妄噬鷲鳥不妄搏屈軼產于庭鳳凰巢于阿麒
麟遊于藪乃使伶倫制十二箛以聽鳳凰之聲造十二律
而黃鍾之宮爲律本少皞氏設鳳鳥之官爲歷正以司天
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祝鳩
氏司徒睢鳩氏司馬鳩鳩氏司空癸鳩氏司寇鶡鳩氏司

事五鳩鳩民者也官具以鳥名重鳥也唐堯之時命羲和
曆象殷正四時而於民之折因夷輿鳥獸孳尾希革毛毯
毳毛畢具察已舉舜敷治舜命禹治水禹敷土隨山刊木
奠高山大川水土平陰陽和風雨交百穀草木生焉興焉
方禹南濟江時有黃龍來負舟舟傾仄舟中人皆懼禹仰
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
懼視龍猶蠃蚘龍俛首低尾而逝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九
疇者九類也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當
是時禹治水益掌火后稷降嘉種秬秠糜芑咸具而人民

從育焉命益作虞以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朱虎熊羆以能
獲服是獸得名也則命之佐虞山澤之官主鳥獸若之者
順之也曰予上下草木鳥獸實上下草木鳥獸爲一體也
迨九功叙九叙歌命夔象鳳聲作劄韶劄韶九成而鳳凰
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則大和播於宇宙感靈動之盡
也比舜禪禹昆命元龜龜筮協從禹既受命實以時若天
得天統其小正書於鴈雉鳥鼠鷹獺柳杏地桃緹縞之物
無不察施時若之政故德格於皇天罔有天災山川鬼神
亦罔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又收九牧所共之金鑄九鼎

象九州山澤之物而物爲之備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
若而作時訓貽後嗣戒禽荒後夏德衰湯懋昭厥德以時
畋解三面之網澤及禽獸漢南諸侯歸者數十國遂以表
正萬邦克受夏命迨天不饗殷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受爲
沛澤汚池居禽獸而商亡周起西羌邠風歌稼穡艱難而
黍稷桑麻昆虫草木並誌焉古公亶父遷岐詩人歌之曰
周原膺膺董荼如飴又曰作之屏之其畜其醫修之平之
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櫪其楛攘之剔之其廩其柘曰柞
棫斯拔松柏斯爰及王季生子昌有聖瑞又得聖女號

大如關雉葛覃卷耳作焉若樛木螽斯桃夭芣苢麟趾若
鵲巢采蘋采蘋草蟲其棠標梅唐棣騶虞風化行矣大和
洽矣而靈臺靈囿靈沼麋鹿魚鼈無不得所也鳥獸草木
於詩大備小雅始鹿鳴終召華大雅始瓜瓞終萋苴志王
道升降也而來牟振鷺鱣鮪鱮鯉之屬歌于頌焉周
禮天官冢宰九職任萬民有所謂三農生九穀園囿毓草
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其五官之屬如迹人
司稼趣馬牧師圉人山虞澤衡咸備厥職而春官宗伯以
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

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
物則又其本也於是乎經制詳矣延及春秋政分列國人
民愁若物用凋耗兔爰嘆其百罹谷雅悲其曠乾衛懿公
以好鶴亡國文公徙楚丘有榛栗椅桐梓櫟之樹有桑田
之稅有駉牝三千之富則秉心塞淵明驗也魯僖公亦能
修伯禽舊政馬富於坵牧史克美焉曰思無邪也善頌也
夫吾夫子知周於萍骨明徹於商羊石羊惟蓋被乎狗馬
而釣弋也取其不用命者使其得行於世仁民受物之政
登春秋而黃虞矣然道高歎奇因魯史作春秋麟鼠食郊

牛必書霜隕不殺稼李梅實必書六鷁退飛過宋都必書而反袂於鉏商獲麟曰吾道窮矣自是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厚歛於民以養禽獸爲阱國中孟氏申明王制教之樹畜嚴厲禁畱不盡之魚鱉積有餘之材木於山林洿池授田百畝令民無饑王道井井矣而不得一試何哉繇此觀之古之帝王聖賢固未嘗一日忘情於物類也但遇有不遇行有不行耳而其盡已性盡人物性則一矣世徒知爾雅紀名物爲釋詩而作不知六籍孔孟已備言之矣然世之疑爾雅者以爲援詩及後代如張仲孝友譁浪笑傲或

不盡周公釋而又以爲支于九州五方四極拂拂徨徨者或漢世叔孫通諸儒依託而爲之不知爾雅本以釋詩要之周公所創而不盡周公釋者則子夏之徒成之耳子夏于聖門深於詩能致五至而行三無而傳記中稱子夏嘗傳詩所存有大小序而爾雅或釋及變風則安知非子之書也然詩有風雅頌爾雅何獨以雅名也詩之詞有體也比於樂之有音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獨言雅者雅可以兼風頌也則爾雅之釋詩明矣自爾雅而後則有陸佃之埤雅孔鮒之小爾雅張揖

元廣雅羅願之爾雅翼此皆釋禽獸草木而自附于爾雅者也陸機則掇毛詩而爲草木魚蟲疏鄭樵則法弘景而爲昆蟲草木畧又皆竊比于爾雅而括鳥獸草木之名者也嗟夫窮宇宙間之飛潛動植羽毛鱗介何者非吾性中之化育儒者博收而約取之繇有物以及無物繇有始以及無始卽至于天地位萬物育非有加於中和也雖以通於六籍孔孟之書可也寧獨一爾雅已也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夫一者多之總也彼齊諧者志怪者也燃犀博望葛盧索竒者也於經術無當矣

經繹後跋

經者先王所用以適於治之徑也經一而已奚其緯故曰七緯僞也緯可無繹何爲者繹其適於經之徑也經以飭身卽以經世三代上下服習

允茲末造異說亂經仲尼遂
乃贊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
秋紹往開來卜孟承桃公穀
支續天下所謂一治秦熄漢
興崇尚六經諸儒以經術飭
治當時講受訓詁實盛焉晉

後老釋煩稱意解雜出韓愈
昌言反正宋儒承之弘闡經
理記述甚備而集成於洛閩
其時有學以私臆進退六經
者經弗力行治卒不振我
明治道統極

列聖尊經頒有疏義名儒遞起
有爲圖說書傳發明漢宋諸
賢所未到而曲習時制者多
逞逞師誄不諳乎通理守偏
不窺乎大全求夫經治能盡
達之上下之人乎郡侯梁公

立身行事必矩聖經其以言
不經非言也書不經非書也
覩載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
一乃箴縷百家詮釋經奧敷
暢厥旨如漢學博而寡要宋
學約而不該叅諸明賢補其

後跋三
漏正其疑復反紬諸心總其
全而識其要歸大義灼然著
矣公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
如此非若劉綽輩織絲經文
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
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者也

公繹撰自

神宗壬寅時研精覃思歷年一
紀今

上用公佐守太平儀令於塗獲
以事公公嘗誨以經術治理
因得盡讀公繹用鍤以達之

天下昭示適治之路今公一
郡也稱三代先王之治其大
而無當於茲乎夫經天下一
經而已治有大小也哉黃霸
受經於勝爲郡丞卽以循政
顯相天下爲徹侯其治効章

章已然梁叔敬何以云丈夫
生當封侯不然經籍足以自
娛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噫經
抑未適其時耶今

上治維新嚮用經術三代之盛
可立睹復得公揚扈先後之

自朝廷以逮間鄴疇不服仁
義道德之美而繹公之旨者
吾故謂經繹之行大被天下
治道之統具屬維此其真運
之天地稽之圖象質之三王
施之四海焉者是徒素相之

事也乎雖然爲之者勞觀之
者逸繹其苦心進其悅志儀
不敏敢終身請事斯繹矣
歲在疆圉闕陬月

屬下吏西吳郭紹儀拜題



跋

先生從公餘進余輩揖之仰
紫軒中盱衡在上尸而祝者
考亭夫子也余曰謔何莊事
紫陽氏唯謹也嘗讀

先生十三經繹胸庫腹笥貫

穿諸藉吞吐百家當其抉奧
窳參象始眇思所通翔獲未
有每於山窮水盡處天根月
窟躡足而登渠祿之彥直衙
官隸之雁行洛閩未知誰伯
誰仲當年紫陽不盡詮疏割

席以分人此日啓之九京自
應遜謝匡吾不逮而奚煩尸
祝爲

先生曰否否方今擁臯譚經
者都不問聖賢面目時出邊
見詭說以相嘗啜舖竺乾苦

縣之醴醕後生一搗枯筲便
沈洋自恣倒海排空卽尼丘
聖人且爲撤席於考亭夫子
何有嘗試問其源委叩其指
歸訂其訛舛印以神理百未
有一也紫陽氏羽翼往詰著

鑑來茲余嚮者講藝雲山竊
嘗謂自堯舜湯武以來治法
統滙于我

太祖高皇帝自孔子孟而後道法
統滙于我考亭朱夫子故顏
其齋曰考源山房門人進而

問其旨余曰考源者考亭之
淵源卽考理學之淵源也余
分鐸 留雍爲

皇祖首善地鍾虞羨墻及佐姑
孰爲

龍飛始郡 栢山亭儼然居中

則

皇祖當日所臨御者也仰紫軒
峙之左方前時官茲土者構
以奉文公木主依然麗日月
以行豈可謂非前定以待而
中有默契焉者乎

皇祖表章經術俎豆

先師推朱紫陽氏爲功今躍
冶不祥與非聖畔法同臯今
神聖繼起賡相闡繹祖述我

高皇紫陽氏固異代臯禹也竊
尸而祝之有日矣齋固匪今

適與願會不大愉快哉諸君
子彬彬家堯舜人孔孟余幸
得共事一時政道法治法復
興之秋余願與諸君子繇憲
章

高皇以邈之勲華謨烈繇指宗

考亭以邈之洙泗脉絡總之
以事我

皇上爲堯舜之君而孔孟中天
矣是編也註脚乎土苴乎抑
亦尊經嚆矢也敢云司南幸
不覆瓿迺以災木所憇滋隕

越也雖然神而明之設誠而
力行之則存乎其人耳余輩
於是避席長揖曰此政先生
釋經意也秩成爰敘次而爲
之跋

肯

天啓丁卯秋日屬吏蜀都雷
起龍拜手題



敘十三經繹

十三經繹何

嶺南梁公羽翼表章之苦心也
神廟庚辛間公以孝廉匡時抗疏
櫻鱗被逮歷年所環始賜而繹
成再歷年所蝥獨拔而繹行達

司鐸塗庠備員屬吏謬辱雙
校之任未窺全豹之班其
纚纚玄晏

諸如掾已備詮其始末而達之
不能已于言者公以經繹而愚
尤欲以公之心繹也昔長沙太

傅湘江作吊岳州司馬凄婉咏
詩雖劉禹錫九季之謫詩賦徒
工即蘇長公玉局之還才華終
薄蓋憂違孤憤慷慨豪吟無裨
于世烏用文之

梁公毓靈東粵粵之先如陳文

恭海忠介兩先生文章節義相
望中朝公毅然聿追前輩蔚為
儒宗不錯愕於險阻而利其艱
貞鑄古鎔今鉤玄訂奧自羲禹
而逮卜孟經已疏為十三墮口
耳以會精神十三經復繹而為

一夫繹以言乎思之所畢注也
語曰思之思之又從而思之思
之弗得鬼神通之公以其繹經
者真通于天地而造物鑒其精
忠遠通于

神祖而風霆迴其震怒復近通于

今上之登良旌異董之師儒未已
也而貳之監郡尋晉之台鉉未
已也而勤之旂常繇公繹經之
心在經而繹公繹經之心者在
宇宙經不孤而羽翼有人經不
蝕而表章有自不緣感情不類

行吟隨經繹而吐辭為經有

梁公之繹而經可十四矣昔唐
虞貶惠州作詩自矢云辯謫若
為家一喙著書不直字三縑唯
此繹行而知公之賜環惟斯晉
秩惟斯真千秋忠孝不戒之

而人人縑緗佩之者寧獨不
達一人之尋繹已也

天啓丁卯歲季夏之吉

屬下署學諭古皖汪之達拜題



